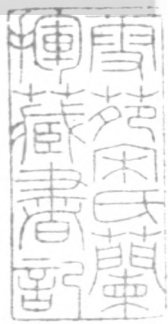


灼艾餘集下

自警編

元城先生因言及王荆公學問先生曰金陵亦
非常人其粗行與司馬溫公畧同其質朴儉素
終身好學不以官職為意是所同也但學有邪
正各欲行其所學者耳而諸人輒溢惡此人主
所以不信而天下之士至今疑之以其言不公
故愈毀之而愈不信也嘗記漢時大臣於人主
之前說人短長各以其實如匡衡論朱雲以為
雲索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是其一



也凡人有害有惡故人有毀有譽若不稱其善而併以為惡而毀之則人必不信有是惡矣故攻金陵者只宜言其孝爭僻用之必亂天下則人主必信若以為以財利結人主如桑弘羊禁人言以固位如李林甫姦邪如盧杞大佞如王莽則人不信矣蓋以其人素有德行而天下之人素尊之而人主夷考之無是事則與夫毀之之言亦不信矣此進言者之大戒

張子韶曰伊川云以富貴驕人固非美事以孝問驕人害亦不細此真格言也予問尹彥明從孝於伊川聞見日新謝顯道謂之曰公既有所聞正如服鳥頭苟無以制之則導發而患生矣顯道之言誠可為淺露者之戒

韓魏公嘗言保初鄴易保晚鄴難在北門九日燕諸曹詩有曰莫蓋老圃秋容淡要者寒花晚鄴香李彥平深敬此語嘗大書於壁以為晚鄴之規

榮陽呂公希哲文靖公之孫正獻公之長子更歷中外凡典五州晚居宿州真揚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絕糧數日者其在和州嘗作詩云

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古人清白
傳家如此蘇公頌言少時聞前輩章即中曰人
主不宜有所好有所好則腹心肝膽皆在人矣
故好征戰則孫武白起之徒出而民殘於干戈
矣好刑名則韓非張湯之徒出而民苦於刻刻
矣好聚斂則桑羊皇鑄之徒出而民困於培克
矣好順從則張禹胡廣之徒出而民敝於夸大
矣豈惟人主學士大夫亦宜知之夫龍神騰驟
豈可羈也然或豢養於人者為其有嗜慾也
任恭惠與呂許公同年進士而同為博士恭惠

登樞年耆康強許公時尚為相嘗所歎羨詢其
服餌之法恭惠謝曰不曉養生之術但中年因
讀文選有所悟爾謂石韞玉以山輝水含珠而
川媚也許公深以為然

閔中隱士駱耕道常言修養之士當書月令置
坐左右夏至宜節嗜慾冬至宜禁嗜慾蓋一陽
初生其氣微矣如草木萌生易於傷伐故當禁
之不特節也且嗜慾四時皆損人但冬夏二至
陰陽爭之時尤損人耳馬永卿曰不獨月令如
此唐柳公度年八十有強力人問其術對曰吾

平生未嘗以脾胃熟生物暖冷物以元氣佐喜
怒此亦可為座右銘也耕道曰然

陳瓘有斛餘酒量每飲不過五爵雖會親戚間
有歡適不過大白滿引恐以長飲廢事每日有
定課自鷄鳴而起終日冥閱不離小齋倦則就
枕既寤即興不肯偃仰枕上每夜必置行燈於
床側自提就案人或問公何不呼喚使者公曰
起止不常若涉寒暑則必動其念此非可常之
道偶吾性安之故不欲勞人也

呂文靖公夷簡在章獻朝近臣頗以言事去職
或勸公宜退公曰先帝待我厚期以宗廟安寧
死而不愧於先帝故平勃不去所以安漢仁傑
不去所以安唐使吾亦潔虛名而去治亂未可
知也故敢以變輔知無不為雖禍之未形事之
將然必先為之救禦

王沂公與一朝士有舊欲得齊州沂公曰齊州
已差人乃與廬州不就曰齊州地望卑於廬州
但於私便耳相公不使一物失所改易前命當
亦不難公正色曰不使一物失所惟是均平若
奪一與一此一物不失所則彼一物必失所其

人慙而退

紹聖初嘗禍刘器之尤為章惇蔡卞所忌遠謫
嶺外盛夏奉老母以行途人皆憐之器之不屈
也一日行山中扶其母籃昇憇樹下有大蛇冉
冉而至草木皆披靡擔扶驚走器之不動也蛇
若相向者久之乃去村民羅拜器之曰官異人
也蛇吾山之神見官喜相迎耳官行無恙乎温
公門下士多矣如器之者可守凜然死生禍福
不變蓋其平生喜讀孟子故剛大不枉之氣似
之

伊川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
存誠真以感動上意而其為說常於文義之外
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
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為說
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
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
不為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
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捨如
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

韓魏公言慶曆中與希文彥固同在西府上前

爭事議論各別下殿各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
當時相善三人正如推車子蓋其心主於車可
行而已不為己也

趙槩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猶以讀
書著文憂國愛君為事集古今諫諍為諫林一
百二十卷奏之上甚喜賜詔曰士大夫請老而
去者皆以聲迹不至朝廷為高得卿所奏書知
有志愛君之士雖退休山林未嘗一日忘也當
置坐右以時省閱
張繹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伊川

先生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
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孫叅政抃為御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為御史
人或問曰聞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遽薦之何
也孫荅曰昔人恥呈身御史今豈求識而臺官
也後二人皆以風力稱於天下孫晚年執政嘗
歎曰吾何功以輔政唯薦二臺官為無媿耳
呂正獻公既薦常秩後差改鄴嘗對伯淳有悔
薦之意伯淳曰願侍郎寧可受人欺不可使好
賢之心少替公敬納焉

杜正獻公衍一日憂見於色門生曰公今日何以不悅公曰適覩朝報行其事行其事非便所以憂爾又一日喜見於色門生未及問公曰今日朝報某人進用某人進用社稷之福也公又曰孔子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第衍荷國恩之深退居以來家事百不關心猶未能忘國爾明道先生攝邑盛夏塘堤大決法當言之府稟於漕然後計工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如是苗槁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可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

治平中夏國信使至將以十事聞朝廷未知其何事也時太常少卿祝諗主館伴既受命先見樞府已而見丞相韓魏公曰樞密何語曰樞府云若使人議及十事第三受命館伴不敢輒及邊事公笑曰豈有止主飲食而不及他語耶公乃徐料十事以授祝曰彼及其事則以其辭對辯其事則以其辭折祝唯而退及宴事果及十事凡八事正中公所料祝如教答之夏人聳伏

劉敞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道理虜人道自

自北口回曲千餘里至柳河公問曰自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蓋虜人常故迂其路欲以困地險遠誇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之問也相與驚顧羞媿即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問公曰此所謂駁也為言其形狀聲音皆是虜人益歎服

范忠宣公親族間有子弟請教於公曰唯儉可以助廉唯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坐隅終身佩服公平生自奉養無重肉不擇滋味麤糲每

退自公易衣短褐率以為常自少至老自小官至達官終始如一
元城先生在宋杜門屏迹不妄交遊人罕見其面然田夫野老市井細民以謂若過南京不見劉待制如過泗州不見大聖及沒耆老士庶婦人女子持薰劑誦佛經而哭父老曰數千人至填擁不得其門而八家人因設數大爐於廳下爭以香炷之香價踊貴後二年虜人驅墳戶發棺見公顏貌如生咸驚曰必異人也問誰墳戶對以某官一無所動蓋棺而去

元城先生與馬永卿論禮記內則鷄鳴而起適
父母之所僕曰不亦太早乎先生正色曰不然
禮事父與君一等一体父詔無諾君命召無諾
前子名君前臣名今朝謁者必以鷄鳴而起適
君之所而人不以為勞蓋以刑驅其後也世俗
薄惡故事父母之禮得已而已尔若士人畏義
如刑則今人可為古人矣
子弟之賢不肖係諸人而世人不以其不肖為
可憂子弟之貧富貴賤係諸天而世人乃憂其
貧且賤多為不義之事以求富之貴之得非倒

見耶

韓魏公言希文嘗與呂申公論人物申公曰吾
見人多矣無有節行者希文曰天下固有人但
相公不知尔以此意待天下士宜乎節行者之
不至也

胡公安國仕止久速由道據義行心之所安也
其欲出也非曰勸勉其欲去也不可輒留朱震
被召問出處之宜公曰子發學易二十年至有
成說則此事當素定矣某謂世間惟講學論政
則當切之詢寃若夫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

其飢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
能決也

韓魏公尤知命每戒其子曰窮達禍福固有定
分枉道以求之徒喪所守謹勿為也余以孤忠
自信未嘗有當緣憑藉而每遭人主為知己今
忝三公所恃者公道與神明而已矣焉可誣哉
其自守如此

至道初呂蒙正罷相以僕射奉朝請上謂左右
曰人臣當思竭節以保富貴呂蒙正前日布衣
朕擢為輔相今退在班列寂寞想其自守望復

位矣劉昌言曰蒙正雖驟登顯貴然其夙望下
為忝冒僕射師長百僚資望崇重非寂寞之地
且亦不聞蒙正之鬱悒也况今巖穴高士不求
榮達者甚多惟若臣輩苟且官祿不足以自重
矣上默然文嘗言士大夫遭時得位富貴顯榮
豈得不竭誠以報國乎錢若水言高尚之人固
不以名位為先寵忠正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
操其或以爵祿恩遇之故而效忠於上此中人
以下者之所為也上然之及劉昌言罷上問趙
鎔等曰頗見昌言否鎔等曰屢見之上曰涕泣

否曰與臣等談多至流涕上曰大率如此當在
位之時不能悉心補職一旦乍去即汎瀾涕泗
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涕泣鎔等迎合上意耳若
水因自念上待輔臣如此蓋未嘗有秉節高邁
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遂貽上
之輕鄙將以湍歲移疾遂草章求解職會即晏
駕不果上及今上之初年再表遜位得請
待制王公質子野充職館殿二十餘年同舍皆
顯官公介然不動惟求外補當國者非戚必攜
未嘗折顏色屈議論以合其意

章惇蔡卞用事所以欲殺劉元城者至矣故方
竄廣東則移廣西既抵廣西復徙廣東凡甲令
所載稱遠惡州軍無所不至雖盛夏令所在州
軍監督曰行一舍或泛海往來敗所人謂公必
死然七年之間未嘗一日病年几八十豈悍不
衰此非人力所及殆天相之或問何以至此曰
誠而已公敗梅州忽有所厚士類數輩至殷勤
之餘輒相向垂涕公曰豈非安世有後命乎客
曰屬聞朝廷遣使入郡將不利於公願公自裁
無辱公告之曰安世罪大責輕若朝廷不貸其

心東市之誅使國家明正典刑誅一戒百亦助
時政之萬一何至效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哉
不為動使者入海島杖死元祐內臣陳衍蓋累
聖相授不殺近臣惇卞屢造此禍而不克故因
令使者迂往諸郡以虛聲逼諸流人使其白盡
也自是廣人寢知惇卞意時公敗所有土豪緣
進納以入仕者因持厚資入京師以求見惇屏
珠磊落賄及僕隸久之不得見其人直以能殺
公意達之惇乃見之不數日薦上殿自選入改
秩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飛馭徑驅至公敗所
郡將遣其客來勸公治後事涕泣以言公色不
動留客飲酒談笑自若對客取筆書數紙徐呼
其僕曰聞朝廷賜我死即死依此行之謂客曰
死不難矣客從其僕取紙閱之則皆經紀其家
與同敗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客驚歎以為不可
及也俄報運使距郡城三十餘里而止翌日當
至家人聞之益號泣不食亦不能寐且治公身
後事而公起居飲食如平常曾無少異至夜半
向公則酣寢鼻息如雷忽聞鍾動上下驚曰鐘
聲何太早也黎明問之鳴鐘者乃運判公一夕

嘔血而斃矣明日有客言者曰若人不死則公
未可知矣然公亦無喜色於是見公處死不乱
如此

孫宣公夔以太子少保致仕居於郾一日置宴
御詩廳仁宗嘗賜詩刻石所居之廳壁語客曰
白傅有言多少朱門鏤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
今老夫歸矣喜動于色復顧石守道誦易離卦
九三爻辭且曰樂以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
鼓缶不與大耋之嗟公以醇德與學勸講禁中
二十餘年晚節勇退優游里中始終全德近世

少比

詩人類以棄官歸隱為高而謂軒冕榮貴為外
物然鮮有能踐其言者故靈澈答韋丹云相逢
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蓋譏之也趙嘏
云早晚粗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閑人若身事
了則仕進之心益熾愈無歸期矣王易簡云青
山得去且歸去官職有來還自來是豈須更忘
情於軒冕耶張乖崖在蜀有一幕職官不為乖
崖所礼遂献書云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
歸意濃公謝而留之彼盖有激而云豈誠心哉

筆談言有武人忽作詩云人生本無累何必買
山錢遂棄官歸此最勇決予嘗於驛壁間見人
題兩句云人生待足何時足未老得閑方是閑
予深味其言服其精當而媿未能行也此與夫
所謂一日看除日三年損道心者異矣

或問如何斯可以安心李樂菴曰樂 安若早
夜戚然以得失榮辱為慮雖 日亦不能安
矣古人窮亦樂通亦樂未有其心不樂而能安
之也又云逆順之境一也世之昧者不召順
則逐物而失身迨遭逆境則執我而喪志惟智

者處之以無心故窮亦樂通亦樂

畢文簡公士安端方沉雅有清識所至以嚴正
稱然性謙退嘗謂人曰僕仕官無赫赫之譽但
力自規檢庶幾寡過耳

元城先生云安世尋常未嘗服藥方遷謫時年
四十有七先妣必欲與俱百端懇罷不許安世
念不幸使老親入於炎瘴之地已是不孝若非
義固不敢為父母惟其疾之憂如何得死疾祇
有絕欲一事遂舉意絕之自是逮今未嘗有一
日之疾亦無宵寐之變陳瑾曰公平生平孝術以

誠八無往而非誠凡絕欲是真絕欲心不動故
公曰然公曰安世自絕欲未三十年氣血意思
只如當時終日接士友劇談雖夜不寐翌朝精
神如故平生坐必端已未嘗傾側靠倚每日行
千步燕坐調息復起觀書未嘗晝寢啜茶伴客
有至六七盃終身未嘗草書歲時家廟祭饗拜
跪七十有二未嘗廢闕此祖先相傳安世終身
由之以勵子孫一皆本之以誠故心嘗前知兩
月前自覓必有變異果長子不祿故至誠如神
聖人豈吾欺哉

趙忠簡公昂再相已踰月未見所施朝士或以
此責之公曰今日事如久病虛弱之人再有所
傷元氣必耗惟當靜以鎮之若大作措置煥然
一新此趣死之術也張德遠非不欲有為而其
効如此亦足以為戒矣

慶曆三年春范文正公巡邊至為環慶經畧使
知環州以屬羌多懷二心密與元昊通以种世
衡素得屬羌心而青澗城已完乃奏徙世衡知
環州以鎮撫之有牛奴訛素屈強未嘗出見州
官聞世衡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

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凶詭
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
可失期邪遂冒雪而往既至奴訛尚寢蹴起之
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
不疑我邪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又傳云世
衡佯醉卧其帳中奴訛與其妻環侍不敢離左
右既醒而謂曰我醉此爾何不殺我奴訛泣曰
是何言耶惟有一死可報吾父爾自是屬羗無
不悅服

彭公思永常教其子弟曰吾數歲時冬處被中

則思天下之寒者矣其本源如此故仁恕之善
見於天下而人推其誠長者
范文正公微時嘗詣靈祠求禱曰他時得相位
予不許復禱之曰不然願為良醫亦不許既而
歎曰夫不能利澤生民非大丈夫乎昔之志也
他日有人謂公曰丈夫之志於相理則當然醫
之伎君何願焉乃無失於卑耶公曰嗟乎豈為
是哉古人有云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
故無棄物且丈夫之於孝也固欲遇神聖之君
得行其道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者若

已推而內之溝中能及小大生民者固惟相為
然既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
良医果能為良醫也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
貧民之厄中以保身長生在下而能及小大生
民者捨夫良醫則未之有也

蘇文忠公軾與朱鄂州書云昨王殿直天麒見
過言岳鄂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
輒殺之尤諱養女初生輒以冷水浸殺其父母
亦不忍率常閉目背而以手按之水盆中唧嚶
良久乃死天麒每聞其側近有此輒馳救之量

與衣服飲食全活者非一鄂人有秦光亨者今
已及第為安州司法方其在母也其舅陳遵夢
一小兒接其衣若有所訴比兩夕輒見之其狀
甚急遵獨念其姊有娠將產而意不樂多子豈
其應是乎馳往省之則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
免準律故殺子孫徒二年此長吏所得按舉願
公明以告諸邑令佐使召諸保正告以法律論
以福福約以必行且立賞召人告官賞錢以犯
人及隣保家財亮若依律行遣數人此風便革
但得初生數日不殺後雖勸之使殺亦不肯矣

自今以往緣公而得活者豈可勝計哉

司馬溫公自以遭遇聖明言聽計從欲以身徇

天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或以諸葛孔明事多食

少之語戒之公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諄

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大事也既沒

其家得遺一表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

呂文穆公蒙正諸子曰大人為相四方無事甚

善但人言無能為事權多為同列所爭公曰我

誠无能但有用人耳此真宰相之事也公

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

何人材客去隨却疏之悉分門類或問一人而

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公

為相文武百官各稱職者以此

尚書李公擇風度凝遠與人有意意而遇事強

毅不為苟合初善王荆公荆公當國冀其助而

抵之乃力於他人荆公嘗遣旁諭意曰所爭者

國事盍少存朋友之義公曰大義滅親况朋友

乎自守益確士論以此歸之

二宗朝李都尉喜延士大夫盡声色之樂一時
館閣清流無不往者韓魏公於其間最年少獨

未嘗造焉李數召而公數以事辭人有強之者
公曰固欲往但未有名耳公處之不失和李莫
能致怨同時諸公亦不以為介也

梅尚書和勝執禮嘗序送吳仲儀提點江西路
刑獄云劉夔侍郎自負有道術功行一旦上章
解組徑入武夷山樓居遐想日俟仙去俄有神
降之言罪莫大於殺人夔抱大罪奈何興妄念
于帝所夔叩頭自列生平修謹雖物無敢殺而
况於人神曰昔提點某路刑獄時某縣入某死
罪州如之夔弗察也其罪實寺夔於是悵然悔
咎不可及又聞陳睦嘗提點兩浙路刑路會杭
民有妾夏沉香者澣衣井旁其嫡子墮井妻訟
于州必以謂沉香者擠之墮井也三易獄不合
睦怒劾掾別委官攝治之許獄具以才薦遂逐
三掾而殺沉香東坡詩所謂殺人無驗終不快
此恨終身恐難了盖有激云他日睦还京師父
之無所授聞庙師邢頗從仙人游乃密叩以未
來事邢終拒弗之答尋語所親曰如沉香何睦
為之震汗廢食者累日

孫莘老竟知福州時民有欠市易錢者繫獄甚

衆適有富人出錢五百万葺佛殿請于革老革
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何也衆曰願得福耳革
老曰佛殿未甚壞又无露坐者孰若与其錢為
獄囚償官遂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其得福豈
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輸官囹圄遂空
程文簡公琳為三司使時訟者患民稅多同吏
得為姦欲除其名而合為一公以謂合而沒其
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
民也議者莫能奪
孫伯純知海州日朝廷調發軍器有弩椿箭箠
之類海州素無此物民甚苦之請以鱧膠充折
孫謂之曰弩椿箭箠共知非海州所產盖一時
所湏耳若以土產物代之恐汝歲々被科無已
時也

太宗在藩王顯與周瑩為給侍赤脚道者相顯
曰此兒湏為將相但無陰德耳及長太宗愛之
曰爾非儒家奈寡學問他日富貴不免面牆取
軍誠三篇令誦之咸平三年以使相出帥宣州
便宜從事忽旦道士通刺為謁被冠褐自稱鄧
都覲主笑則口角至耳亂鬢若剛鬣謂顯曰昨

日上帝牒蕃魂二萬至本現未敢收於冥籍死
於公之手者公果殺之則功冠於世然滅公等
十年二端請裁之顯謂風狂叱起後月契丹引
數萬騎獵于威虜軍境即梁門也會雨虜弓皆
皮絃緩弱不可用顯引兵勁襲大破之梟名王
貴將十五輩獲偽羽林印二紐斬二萬級築京
現於境上露布至闕朝廷以樞相詔歸赴道數
程而卒

崔公孺諫議大夫立之子韓魏公夫人之弟也
性亮直善面折人魏公執政用監司有非其人
者公孺曰公居陶鎔之地宜法造化為心造化
以地虎者害人之物故置蛇於藪澤置虎於山
林今公乃置之於通衢使為民害可乎魏公甚
嚴憚之

張商英抗疏論七臣其畧曰臣聞公輸知材之
美惡然後能用其材之宜而作宮室岐伯知藥
之陰陽然後能用其藥性而治疾病人君之任
其臣下亦猶此而已矣有大臣有忠臣有能臣
有幹臣有容臣有幸臣有巧臣此七臣者人主
不可不知也欲知七臣之所為先覩其趣嚮之

所歸則思過半矣行義修於家道德重於身明
於天人之微達於去就之際親讐並用而不疑
巨細並行而不亂若此者大臣也剛方正直卓
然自信諫君之過期於無過去民之害期于無
害不趨易而避難不辭怨而居惠若此者忠臣
也智足以應卒術足以禦煩俯取譽于民而民
實受其賜仰取愛乎君而君實賴其功若此者
能臣也治財則朘剝而速富使民則督迫而速
從集事則峭刻而速成若此者幹臣也偷合苟
生無所臧否不卹國之安危不顧時之利病主
之所予從而予之主之所奪從而奪之固祿持
寵為妻子昆弟計若此者容臣也不義而富不
忠而貴佞邪而君不知喑默而衆不測若此者
幸臣也揣摩捭闔善用機數迎風順旨鈎中主
欲獻其小信以行其大詐委其小忠以濟其大
姦若此者巧臣也大臣進則帝德興矣忠臣進
則王業成矣能臣進則霸政強矣幹臣進則國
本削矣容臣進則主聽昏矣幸臣進則君子退
矣巧臣進則社稷亡矣此七臣者成敗治亂之
機而人主之所當察也

王文忠公堯臣使還行至涇州而德勝寨兵迫其將姚貴閉城叛公止道左解裝為榜射城中以招貴且發近兵討之初吏白曰公奉使且還歸報天子尔貴叛非公事也公曰貴土豪也頗得士心然初非叛者今不乘其未定速招降後必生事為朝廷患貴果出降

陳公洎初為開封府功曹參軍時程琳尹開封章獻太后臨朝族人貴驕白杖老卒死人莫敢言公當驗屍即造府白琳望見公來迎謂曰驗屍事畢乎公曰未也琳遽起隱屏間曰不得相見公唯而出適屍所太后已遣中人至曰速視畢奏來公起再拜曰領聖旨未畢使者十輩督之吏等皆惧謂公應以病死聞公怒曰何不實吏等駭曰公固不自愛其曹不敢公復怒曰此卒寬死待我而伸爾曹依違惧斲法不爾赦即自實其狀詣琳又迎問曰如何公曰杖死琳大喜撫其背曰如此陰德官人必享前程遽索馬入奏已而太后族人有特旨原公亦不及罪公自此名顯歷官臺省終三司副使人以謂積善之報未艾云

鄂州崇陽素號難治歐陽彥治之至則決滯獄
百餘事桂陽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
決公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
之食訖悉勞而還于獄獨留一人于庭留者色
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因不知所以然公曰
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獨以左手死者
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因即涕泣曰我殺也
不敢以累人公之臨事明辨有古良吏決獄之
術多如此所居人皆愛思之

近世有人兒子不孝見子生兒詩以譏之聞你
生箇丈夫兒你生還似我生時你今餓我渾閑
事祇恐你兒餓我兒

近世有人夙喪父母及冠唯叔父存焉叔有七
子一日叔謂姪吾當與汝析籍姪曰如何處其
產業叔曰分之為二姪曰誠不忍諸兄弟共一
分可為八分叔固辭姪曰不可遂作八分分之
纔十七歲預薦入京時同館者二十餘輩有術
士徧視之曰南宮高第獨此少年諸貢士咸作
術者曰汝何繆耶吾等皆大手筆久歷場屋豈
不如一乳臭兒術者曰文章非我所知但此少

年滿而陰德之氣必積善之所致及放榜果獨
名餘皆下第

向敏中除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為翰林李士
當對真宗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
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不知
上曰敏中今日門下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昌武
往見丞相方謝客悄無一人昌武與向親徑入
見之徐賀曰今日開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
野相慶公但唯々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
此非常之命自非勲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

此公復唯々終不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為僕射
勲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々卒無一言
既退復使人至庖厨中問今日有親戚賓客飲
宴者亦寂無一人明日对上問昨日見敏中之
意何如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
職張九成論曰仕宦至宰相亦可謂極榮矣文
簡處之若不足以動其心其所養為何如後之
學者平時高談闊論自以為富貴莫能動然有
得一官而滿者有得一薦而滿者傷哉
韓魏公即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

侍兵它顧燭燃公鬚公遽以袖摩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王吏鞭之亟呼視之曰勿易渠今已解持燭矣軍中感服元城先生曰韓魏公文潞公俱嘗鎮北門方魏公時朝城令決一守把兵士方二下輒悖罵不已知縣以解府魏公使前問云汝罵長官信否曰當時乘忿實有之公曰汝為禁兵既差在彼便有階級安可如此即於解狀判領赴市曹處斬從容平和異不變色衆但見其投筆方知有異至潞公時復有外鎮解一卒如前者潞公震怒問之兵對如實亦判處斬而擲筆以此見二公之量不同如魏公則彼自犯法吾何怒之有不惟孝術之妙亦天資之過人爾

東坡言項試制科中程後英宗皇帝即欲便授知制誥相國韓公曰蘇軾之才遠大之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朝造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之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辭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為然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與修注如何韓公曰記注與制誥為隣未可遽授不

若且於館閣中擇近上貼職予之它日擢用亦未為晚乃授直史館東坡聞之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

曹州于令儀者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晚年家頗豐富一夕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隣舍子也令儀曰爾素寡過何苦而為盜耶迫於貧耳問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資衣食如其欲與之既去復呼之盜大懼語之曰爾貧甚負十千以歸恐為邏者所詰留之至明使去盜大感愧卒為良民

張知常在上庠日家以金十兩附致於公同舍生因公之出發篋而取之學官集同舍檢索因得其金公不認曰非吾金也同舍生至夜袖以還公公知其貧以半遺之前輩謂公遺人以金人所能也倉卒得金不認人所不能也

李文靖公素有長者譽一世僕逋宅金數十千忽一夕遁去有女將十歲美資格自寫一券繫於帶願賣於宅以償為丞相大恻之祝夫人曰願如己子育於室訓教婦德俟成求偶嫁之且請夫人親結縭以主婚然而務在明潔夫人如

所誨及筭擇一壻亦頗良且奩幣歸之女範果
聖白其二親後歸京聞之感公淪刻心骨丞相
病夫婦剗股為羹饋之至薨哀經三年以報
仁宗在東宮魯肅簡公宗道為諭德其居側有
酒肆號仁和酒有名於京師公易服微行飲于
其中一日真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
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中飲歸中使遽先入
白乃與公約曰上若恠公未遲當託何事以對
公曰但以實告申使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
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中使嗟嘆而去
真宗果問中使具如公對真宗問公何故私入
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備賓
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
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真宗笑曰卿為宮臣
恐為御史所彈然自此竒公以為忠實可大用
後章獻果用之
陳忠肅公瑄雖閑居容止常莊言不苟發雖盛
暑見子孫輩未嘗不正冠衣一日嘗與家人語家
人戲問是實否公退自責者累日豈吾嘗有欺
於人耶何為有此問也

或問張無垢倉卒中患難中處事不乱是其才耶抑其識耶先生曰未必才識了得必其胸中器局不凡素有定力不然恐胸中先亂何以臨事古人平日欲涵養器局者此也又問處事當如何先生曰速不如思便不如當用意不如平心

當官處事務合人情忠恕違道不遠未有捨此二字而能有濟者前輩當官處事常思有恩以及人而以方便為上如差科之行既不能免即就其間求所以便民省力者不使搔擾重為民害其益多矣

張忠定公詠在成都府嘗夜夢謁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吏忽報請到西門黃兼濟承事兼濟以幅巾道服而趨真君降階接之禮頗隆盡且揖張公坐承事之下詢願詳款已有歎嘆之意公翊且即遣典客詣西門請黃承事者戒令具常所衣服來比至果如夢中所見公即以所夢告之問平日有何陰德蒙真君厚遇如此且居其上座耶兼濟云無他長惟每歲遇禾麥熟時以錢三萬緡收糶至明年禾麥未熟小民艱食

之際糴之價值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我者初
無所損而小民得濟可急公曰此承事所以坐
其上上也今索公蒙二吏掖之使端受四拜黃
公後裔繁衍至今在仕路者比比青紫

前輩言蒞官處有三莫之說事來莫故事去莫
追事多莫怕

曾魯公放生以蜺蛤之類為人所不恤而活物
之命多也一日夢被甲者數百人前訴既寤而
問其家乃有惠蛤蜊數菴者即遣人放之夜復
夢被甲者來謝

蘇東坡云余少不喜殺生時未斷也近年始能
殺猪羊然性嗜蟹蛤故不免殺自去年得罪下
獄始意不免既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
見餉蟹蛤者放之江中雖無活理然猶庶幾萬
一便使不活亦愈於煎烹也非有所求覬但已
親經患難不異鷄臯之在庖厨不復以口腹之
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尔猶恨未能忘味
食自死物也又曰今日從者買一鯉長尺有咫
雖困尚能微動乃置水瓮中須其死食生即放
之

沙門島舊制有定額過額則取一人投之海中
馬默處厚知登州建言朝廷既貸其生矣即投
諸海中非朝廷之本意今後溢額乞選年深自
至配所不作過人移登州神宗深然之即詔可
著為定制未幾馬方坐堂上忽昏困如夢寐中
見一人乘空來如世間所畫符使也左右扶一
男一女至馬前大呼曰我自東嶽來聖帝有命
奉天符馬默本無嗣以移沙門島罪人事上帝
特命賜男女各一人遂置二童乘黃雲而去馬
驚起與左右卒隸見黃雲東去後生男女二人

馬親語余如此

方介甫用事呼吸成禍福凡有施置舉天下莫
能奪劉道原獨奮厉不顧直指其事是曰是非
曰非或面刺介甫至變色如鐵或裊人廣望介
甫之人滿側道原公議其得失無所隱惡之者
側目受之者寒心至掩耳起避之而道原曾不
以為意用是困窮而終不悔此誠人之所難也
王荆公與唐質肅公介同為參知政事議論未
嘗少合荆公雅愛馮道以其能屈身安人如諸
佛菩薩之行一日於上前語及此事介曰道為

宰相易百姓事十主此得為純臣乎荆公曰伊尹嘗五就湯五就桀者志在安人而已豈可亦謂之非純臣也質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荆公為之變色其論議不合而多致相侵率如此也

范文正公守邠州暇日帥僚屬登樓置酒未舉觴見絳經數人營理喪具者公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於邠將出殯近郊賜餼棺槨皆所未具公憮然即徹宴席厚賙給之使畢其事坐客感歎有泣下者

薛簡肅公奎為蜀以惠愛得名民有老嫗告其子不孝者子訴貧不能養公取俸錢與之曰用此為生以養母子遂相慈孝

謝逸記魯魯公布衣游京師舍於市側旁舍泣聲甚悲詰朝過而問之旁舍生意慘愴欲言而色愧公曰若第言之或遇仁人感然動心免若於難不然繼以血無益也旁舍生顧視左右歎歎久之曰僕頃官于某以某事而用官錢若干吏督之且急視其家無以償之乃謀於妻以女鬻於商人得錢四十万行與父母訣此所以泣之悲也公曰商人轉徙不常且無義愛離色衰

則棄於溝中瘠矣吾士人也孰若與我旁舍生
蹠曰不意君之厚賦小人如此且以女與君不
獲一錢猶愈於商人之數倍然僕已書券納直
不可追矣公曰第償其直索其券彼不可則訟
于官旁舍生然之公即與四十萬錢約曰後三
日以其女來吾且登舟矣俟君於水門之外旁
舍生如公教商人果不敢爭携女至期以往則
公之舟無有也詢傍舟之人則曰某舟去已三
日矣其女後嫁為士人妻逸自言元祐八年至
京帥得於鄴郡黃正叔以為公墓刻不載故惜

其不傳因書其大畧云

御史中丞彭公思永為政本仁惠吏民受之如
父母惟不喜矯情悅衆揚己取譽常曰牢籠之
事吾所不為居憲府多所論奏未嘗以語人或
疵其少言惟謝之終不自辯每謂人曰吾不為
他學但幼即學平心以待物耳

昔錢尚書適為洪州職官緣事過鄱陽見彭器
資值月朔有衣冠數十輩來見彭公設拜各人
進問起居而退錢在書齋中窺見甚訝之因問
公此輩何人公曰皆鄉里後進子弟也錢曰今

它處後進必居於位或與先生並行何以有此
公曰昔范希文自京尹謫守是邦其為政以名
教厚俗敦尚風義為先州人仰慕咸傾嚮之遂
以成俗故至今為尊長者以父兄自處而不辭
後進以子弟自任而不敢忽久之不變也此大
賢臨政之效可以為法

張無垢云快意事孰不喜為往々事過不能無
悔者於他人有甚不快存焉豈得不動於心君
子所以隱忍詳復不敢輕易者欲彼此兩得也
呂舍人本中云忍之一事衆妙之門當官處事

尤是先務若能清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
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
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
於事理為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曾嘗說契
得三斗醞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也韓
魏公語錄曰欲成大節不免小忍和靖尹公曰
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忍不可不謹
客有問今世之勇於逆叟者叟曰有范景仁者
其為勇人莫之敵客曰景仁長僅五尺循々如
不勝衣奚其勇叟曰何哉而所謂勇者而以賤

目裂背髮上指冠力曳九牛氣陵三軍者為勇
乎是特四夫之勇耳勇於外者也若景仁勇於
內者也自唐宣宗以來不欲聞人言立嗣萬一
有言之者輒切齒疾之與倍叛無異而景仁獨
倡言之十餘章不已視身與宗族如鴻毛後人
見景仁無恙而繼為之者則有矣然景仁者冒
不測之淵無勇者能之乎祿位皆人所貪或老
且病前無可冀猶戀戀不忍捨去况景仁身已
通顯有聲望視公相無跬步之遠以言不行年
六十三即拂衣歸終身不復起無勇者能之乎
凡人有所不能無或能之無不服焉如呂獻可
先見范景仁勇決皆余所不及也

震澤長語

麻衣正易心法四十二章朱子謂其偽作撥拾
老佛醫卜之說其信然乎然其立論亦甚奇謂
羲皇易道不立文字使天下之人現象而知吉
凶後世易道不傳聖人不得已而有辭孝者一
着於辭便謂易止於是於是周孔孤行不知有
卦畫微謹孝易者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無於
周孔註脚下盤旋周孔猶謂之註脚而况後世

之絲、乎今學者終年守傳註猶不能明易而欲單觀卦象其亦難矣

自古中原無事則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則居江之南自然之勢也成周以來河南之都惟長安洛陽江南之都惟建康其次則有襄鄧焉唐朱朴之議曰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則漢興鳳林為之關南則菊潭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誠形勢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河渠漕輓天下可使大集此建都之極選也雖然皆未有及燕薊之形勢者太行盤、自西而北居庸古北松亭等關北瞰沙漠南引江淮土厚水深博大夔愷其人沉鷲才勇杜牧所謂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之地豈非天遺其勝以貽我朝萬世帝王之業乎

英宗北狩蒙塵虜人悔禍旋奉駕歸此自古之所無也固國家國勢之強亦人事有以中其機會是時郃王監國不欲急君邊人謝之曰中國有主矣虜人抱空質而負不義於天下所以汲汲來歸盖合鄭公孫申之謀也魯成公時晉執鄭伯公孫申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

晉必歸君故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晉稟武
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
歸其君以求成於是諸侯伐鄭鄭伯歸趙王武
臣為燕所得張耳陳餘使往輒殺之欲分趙地
半有廝養卒詣燕壁問燕將曰君知張耳陳餘
何欲燕將曰欲得其王耳養卒笑曰君未知此
兩人所欲也耳餘武臣皆一時豪傑姑以少長
先立武臣此兩人者亦欲分趙而王名為求王
實欲燕殺之殺之兩人分趙自立左提右挈滅
燕易矣燕將以為然養卒御趙王而歸此亦公

孫申之意也惜乎宋高宗不知出此也

宋世人才誠非我朝所及而其謀國之踈則不
及我朝遠甚當靖建之變粘沒唱以孤軍深入
為宋謀者但當堅壁清野勿與戰絕其歸路斷
其餉道內用李綱外用神師道俟天下勤王之
師四集彼自救之不懈一戰則粘沒唱可擒何
乃遽自張皇不敢發一矢二帝自幸其營為虜
人席卷而去誠可笑也

周公制謚法雖臣子於君父不得私焉所以示
萬世之公也其法嚴矣漢晉而下既已失之然

猶付之一時公議謚不應議則博士駁正之猶
為近古本朝之謚有美無惡所謂謚者特為褒
美之具而已官由翰林者皆得謚文文不以人
而以官已不免外議定謚出於秉筆一二人或
以好惡參其間又不聞有駁正之者於乎何以
服天下信後世哉

國家之制革中書陞六部初亦疑之謂自古豈
有無宰相而能致理者及覩宋南渡專任賊檜
以殺忠良其後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相繼盜
政羣小又從而附和之日入於敗亂而不知非

以權重故耶則今日去之不為過也

我朝六部之設倣周制六典最為簡要有體然
其名猶襲唐宋之舊唐以三省長官為宰相謂
中書令門下侍中尚書令左右僕射是也今中
書省已去特存中書舍人為七品官職書翰而
已門下省已去特存給事中雖七品而有封駁
之權尚書省不復設令僕乃陞六司尚書分為
六部秩二品蓋即僕射之類也中書尚書名與
古同其實異矣

劉瑾雖擅權然不甚識文義徒利口耳中外奏

疏處分亦未嘗不送內閣但秉筆者自為觀望
本至先問此事當云何彼事當云何皆送探瑾
意為之有事体大者令堂後官至河下問之然
後下筆故瑾益肆使人人據理執正牢不可奪
則彼亦不敢大肆其惡也

予在翰林與陸廉伯語及楊文貞廉伯曰文貞
功之首罪之魁也予問何為廉伯曰內閣故有
絲綸簿文貞晚年以子穰故欲媚王振以絲綸
簿付之故內閣之權盡移中官余亦不知其然
否及余入內閣歷朝詔誥底本皆在非所謂絲

綸簿乎不聞送入况中官之專與否不在一簿
之存亡也顧人主信用何如耳廉伯之言不知
何所從授天下皆傳之嘉靖初元言路大開諫
官紛然爭言利害有謂文貞居憂謀奪情起復
遂以絲綸簿奉振不知文貞晚年歸省墓未嘗
居憂也甚者又謂文淵閣印亦所司禮監所奪
請定還之詔問印與絲綸簿今不知安在令言
者自來追理還之言者伏罪乃已
前代修史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宮中有起居注
如晉董狐齊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班固皆

世史官故通知典故親見在廷君臣言動而書
之後世讀之如親見當時之事我朝翰林皆
史官立班雖近螭頭亦遠在殿下成化以來人
君不復與臣下接朝事亦無可紀凡修史則取
諸司前後奏牘分為吏戶禮兵刑工為十館事
繁者為二館分派諸人以年月編次雜合成之
副總裁刪削之內閣大臣總裁潤色其三品以
上乃得立傳亦多紀出身官階遷擢而已間有
褒貶亦未必盡公後世將何所取信乎
翰林院地勢清切然品卑祿薄楊大年以為學

士請外至云虛忝甘泉之從臣終作莫敖之餽
鬼從者之病莫興方朔之飢欲死自昔然矣
國家供三邊之費最大歲用銀至四五十萬愚
以為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興屯田兵法取敵一
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可當二十石今三邊
之地固在也而人以為不可行何哉按趙克國
屯田之奏曰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田及
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又言北邊自敦煌至
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故有吏卒數千人虜不
能攻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萬山遠

望之便部曲相保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
有守禦之備唐元和中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
開營田乃使韓重華為水陸運使給耒耜與牛
耕傍便近地連歲大熟軍不復饑又益募人為
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各就高為堡
東起振武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秋果倍
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此又近事之效也今
獨不可行乎
正統以前天下歲徵稅糧九千六百三十二
萬一千餘石內三百二十萬九千石折銀八十

一萬四千餘兩戶口商稅除折米外并船料鈔
折銀可得四十三萬九千餘兩淮鹽場鹽課銀
歲不下數萬千兩各處稅糧折徵共一百三萬
餘兩雲南開辦三萬餘兩各鈔關船料四萬餘
兩馬草折徵二十三萬餘兩鹽課折徵二十餘
萬兩每年入數共二百肆拾叁萬兩送內
庫成造等項十餘萬兩或二十萬兩官軍俸銀
三十三萬餘兩官軍折俸三十三萬六千五百
餘兩宣府大同遼東陝西年例共四十萬兩若
有聲息緊急奏討加添四五十萬或二三十萬

聖旦千秋等節用三十九萬千八百餘兩 親
王王妃公主及上用及天下王府銀盆水罐儀
伏等用共十三萬七千五百餘兩每年出數共
百餘萬兩 正德以來天下親王三十郡王二
百十五鎮國將軍至中尉二千七百郡文職二
萬四百餘員武職十萬餘員衛所七百七十二
旗軍八十九萬六千餘廩膳生員三萬五千八
百二十名吏五萬五千餘各項俸糧約數千萬
漕江等十三布政司并南北直隸額派夏秋
糧稅大約二千六百六十八萬四千五百五十

餘石出多入少故王府及缺祿米衛所缺月糧
各邊缺軍餉各省缺俸廩

今上即位之初錦衣衛旗校革三萬一千八百
餘歲省糧儲數十萬裁革冗官冗兵一千四萬
餘歲省京儲一百六十八萬石

晉史中台星坼時以為大異張華等應其禍然
中台星至 國朝常坼此理之不可曉者也或
云上下不交之故或云本 朝不立宰相之應
是果然歟北斗星七各有所主分野而第四星
常不甚明白梁元詩云昔聞西漢元成間北辰

微暗以介色至今猶然不知何也

成化中京師黑青見相傳若有物如狸或如犬其行如風倏忽無定或傷人面或齧人手是一夜數十發或在城東又在城西又在南北訛言相驚不已一日

上御奉天門視朝侍衛忽驚擾兩班亦喧亂上欲起怀思按之頃之乃定自是日遣內豎出詞汪直時在遣中數言事由是得倖遂立西廠使偵外事廷臣多被戮辱漸及大臣大孝士商輅兵部尚書項忠皆以事去都御史牟俸亦被

逮或往南京或往北邊威權赫奕倏忽往來不測人以為黑青之應也

正德初彗星掃文昌臺官云應在內閣未幾逆瑾出首逐內閣大學士劉健謝遷自是而後一時在位九卿臺諫無不被其禍乃知文昌為天下斯文之應不特內閣而已

正德十四年江西有黑雲紅雲若相關者久之分為兩城人馬洶々若攻城々中人應之明年寧藩叛王守仁舉兵攻之

聖賢未嘗有意為文也理極天下之精文極天

下之妙後人殫一生之力以為文無一字到古人處骨中所養未至耳故為文莫先養氣莫要窮理

余讀詩至綠衣燕二碩人黍離等篇有言外無窮之感後世唯唐人詩尚或有此意如薛王沉醉壽王醒不涉譏刺而譏刺之意溢於言外君向瀟湘我向秦不言悵別而悵別之意溢於言外凝碧池邊奏管弦不言亡國而亡國之痛溢於言外溪水悠悠春自來不言懷友而懷友之意溢於言外湖打空城寂寞回不言興亡而興

亡之感溢於言外得風人之旨矣
梵人別音在音不在字華入別字在字不在音故梵有無窮之音華有無窮之字梵則音有妙義而字無文采華則字有變通而音無錙銖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華人從見入故以識字為賢知釋氏以參禪為大悟通音為小悟七音韻鑑出自西域應琴七弦從衡正倒展轉成圓不比華音平上去入而已華有二合之音如漢書元二之類無二合之字梵有二合三合四合之音亦有其字華書惟琴譜有之蓋琴尚

音一音難可一字該必合數字之體以取數字
之文華音論讀必以一音為一讀梵音論諷雖
一音而一音之中自有抑揚高下二合者其音
易三合四合者其音轉難大抵華人不善音今
梵僧呪雨則雨應呪龍則龍見華僧雖學其聲
而無驗者實音聲之道有未至也

嘗疑公山不狃之叛也而孔子欲往然不狃叛
季氏非叛魯也孔子欲往安知其不欲因之以
張公室乎按左傳吳將伐魯叔孫輒勸之不狃
曰非礼也君子違不適雖國宋臣而有伐之奔
命焉死之可也君子不以所惡祭鄉今子以小
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及吳使不狃將故道
險由武城其不忘故國如此則其以費叛也非
以張公室乎余故表而出之以明孔子欲往之
意

正德中籍沒劉瑾貨財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
七千八百兩元寶五百萬錠銀八百萬又一萬
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斗金甲二金鈎
三千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束御蠻帶二束金
銀湯盃五百蟒衣四百七十龍衣牙牌二匱穿宮

牌五百金牌三衣袍四八爪金龍盔甲三千玉
 琴一玉珪印一顆以上金共一千二百五萬七
 千八百兩銀共二萬五千九百五十八萬三千
 六百兩 嘉靖初籍沒朱寧貨財金七十扛共
 十萬五千兩銀二千四百九十扛共四百九十
 八萬兩碎金銀四箱碎銀十匱金銀湯盃四百
 金首飾五百十一箱珍珠二匱金銀臺盞四百
 二十什玉帶二千五百束金絲環四箱珍珠眉
 葉纓絡七箱烏木盒二花盆五沉潘盆二金仙
 鶴二對織金蟒衣五百箱羅鈿屏風五十大理
 石屏風三十三座圍屏五十三扛蘇木七十扛
 胡椒三千五十石香椒三十扛段疋三千五百
 八十扛綾絹布三百二十扛錫器磁器三百扛
 佛像一百三十匱又三十扛祖母祿一尊銅鐵
 獅子四百車銅盆五百古銅炉八百三十古畫
 四十扛白玉琴一金船二白玉琵琶一銅器五
 十扛巧石八十扛於啤胡椒八百斛世以為侈
 也而盛傳之今觀二逆賊籍、視元載何如也
 聞昔王振曹吉祥之籍尤多官家府庫安得不
 空百姓脂膏安得不竭

諸葛武侯宋范希文皆三代以上人物也昔朱子謂文正公為宋朝第一流人物余始亦疑之謂有宋名臣最多若韓忠獻之豐功偉量司馬公之清忠粹德它如李文靖富鄭公尚多有之安得便為第一又迺信之宋自仁宗以前呂端諸人養成一代忠厚之風公始倡為直言上壽之儀晏殊等皆不能堪英果之氣自公作之則其忠鯁之節可知當是時道季未倡公始以中庸授橫渠開道季一脉其先憂後樂之義前人所未發於草萊中拔胡安定李泰伯孫明復之流其學術之醇正可知元昊之叛韓公欲用攻策公唯主守卒之韓公有好水之敗劉滄失守富公等皆謂當誅公獨不言謂諸公勸人主殺人乎滑他日吾輩恐亦不免富公後服其見以為范六丈真聖人也營洛之議若預見有靖康之禍者其謀慮之深長可知荒歲省役善政也公獨因之興作官得其力民得其食公私兩利為真能見人所未見其置義田劓曰吾宗族固有親疎自祖宗視之無親疎南園之地術者以為種生公卿劓曰與其私於一家孰若公於一

郡於疇是心也其聖賢之心乎

古稱大器晚成馬况所以知朱勃非遠到之器也
也我朝諸公論之故少師李東陽五歲能作大字
以神童入禁中十七登進士少傅楊一清亦以神童舉
十七登進士今少師楊廷和十二占鄉試少傅蔣冕十八
為解元費宏十九為狀元官皆極品年壽亦高則晚成之
說殆未盡然也

郊外農談

漢董仲舒嘗建議令民廣種二麥毋令後時蓋

二麥於穀粟新陳未接之時最為得濟不可不廣也
按四時纂要及諸家種藝書云八月三卯日種麥全收
但江南地煖八月種麥二芽初抽為地蠶所食至立冬後
種方無此患吾鄉近來種麥不為不廣但妨早禾縱有
早麥亦至四月終方可收穫祇及中禾若六七月旱中禾
多受傷不若徑種晚禾天地雨暘之期久晴必有久雨
假使晚禾薄收以麥佐之亦可自給
錢甦字更生常熟人洪武十年應詔言星變高皇帝嘉納
之召試祭元幼主文稱旨將擢

用之以老疾固辭乃遣歸臨行高廟面諭之曰爾歸於經過府縣為我宣諭官吏我百姓箇箇要安徭役處要均百姓所以不安徭役所以不均者皆貪官汙吏壞我法度今後犯者不饒高廟創業之君起於民間備知生民疾苦故有是一諭使為官者人人能体此意則百姓安而邦本固矣

常平之法其來尚矣自管仲相齊通輕重之罷白歲有凶穰穀有貴賤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歛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使萬室之邑有萬鐘之藏千室之邑有千鐘之藏則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魏李悝乃祖其意為文侯作平糶之法曰糶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賤與甚貴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故大熟則糶三而合一中熟則糶二下熟則糶一使民適足價平而正小饑則發小熟之歛中饑則發中熟之歛大饑則發大熟之歛而糶之故雖水旱饑僅糶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而補不足行之魏國以富強漢宣帝四年豐穰穀石至五

錢耿書昌建言令邊郡皆築倉穀賤時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糴以利民名曰常平倉民甚便之壽昌常平之法即李惺平糴之法李惺平糴之法即管仲通輕重之權也自後漢唐以來常有行之者宋朝朱晦菴先生亦嘗提點常平倉此萬世可常行之法然官得其人上一心乃可行耳

近見牧民之官惟務姑息以為愛民民初見之有寬仁之譽及夫稍久紀綱不振奸宄之徒以民害民者紛然而出肆無忌憚良民之受害者無所控告反不若處苛察之下矣古人謂牧民如牧羊視其後者而鞭之去其敗群者夫敗群之羊本出於群不去則羣為所敗害民之民亦出於民不去則民為所害矣故官箴曰政不欲猛刑不欲寬寬則民慢猛則民殘此民本於孔子必寬猛相濟而後可以為政矣

漢朱暉嘗為臨淮太守有善政民歌之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後免官家居章帝召用之為尚書僕射尚書張林上言縣官經用不足宜自煮鹽脩均輸法暉曰王制天

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食祿之家不得與
百姓爭利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
下民窮怨誠非明主所宜行帝怒切責諸尚書
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敕^出之曰國家樂聞駁議
黃髮無愆詔書過耳何故自繫暉因稱病篤不
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忤謂暉曰今臨得譴
讓奈何稱病暉曰行年八十蒙惠得在樞密當
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
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共劾奏暉帝寢其事詔
遣問起居太醫視病大官賜食暉乃起謝孔子

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暉其庶幾哉

予在東陽一日至東門訪耆宿徐景賜景賜個
儻好客具饌留午酌座客有論及人家子孫昌
盛皆其祖父陰德所致予曰昔有客與真西山
先生論世間百物皆有影惟人心無影西山曰
子孫是心之影景賜曰何必云云人之行事善
惡皆出於心其行事之蹟便是心之影尤為簡
要景賜雖不甚讀書要是質美者

宋儒魏了翁與真德秀同時而齊名為四方學
者所宗號鶴山先生理宗嘗欲大用之為權臣

所沮了翁蜀人時蜀中兵亂不得歸因賜第於
吳門了翁歿吳人以為鶴山書院肖其像而祠
之崇德也宣德間周文襄公忱以工部侍郎巡
撫南畿借寓書院中自是以後巡撫大臣至吳
門皆寓於此吳人不知其故凡巡撫駐節之處
皆稱書院是可笑也自巡撫吳中者莫賢於文
襄其財賦羨餘以之造橋梁治道塗置倉廩旁
及於釋氏老子之宮者無算獨不能自治一廨
宇而寓居先賢祠中愚於是為文襄少之
成化間朝廷好寶玩中貴有迎合上意者

言宣德間嘗遣王三保出使西洋寺番所獲奇
珍異貨無算上然之命一中貴至兵部查三
保至西洋時水程時項公忠為兵部尚書劉公
大夏為車駕司郎中項尚書使一都吏於庫中
檢舊案劉郎中先入檢得之藏匿他處都吏檢
之不得項尚書答責都吏令復入檢如是者三
日水程終莫能得劉郎中亦秘不言會科道連
章諫其事遂寢後項尚書呼都吏詰曰庫中案
卷焉得失去劉郎中在傍微笑曰三保太監下
西洋時所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亦以萬計

縱得珍寶於國家何益此一時弊事大臣可
當切諫者舊案雖在亦宜毀之以拔其根尚足
追究其有無邪項尚書悚然降位對劉郎中再
揖而謝之指其位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
屬公矣後劉公果至兵部尚書

正統間澹然陳公以南京國子祭酒九載奏績
之京時中貴有柄國者勢傾朝野素慕澹然公
人品高欲致之門下適工部侍郎廬陵周公忱
巡撫南畿時亦在京進謁中貴知其與澹然公
同年微露其意周公詣澹然公以其意達之澹

然公曰敬宗忝為人師表而求謁中貴他日無
以見諸生周公因諷中貴曰陳祭酒書法極高
姑以求書為名先之以禮幣彼將謁謝矣中貴
然之乃遣人致綵段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澹然
公為走筆書之而返還其禮幣竟不往見故為
祭酒十八年更不遷轉然士大夫於是益高其
風節云

士有志於道德者有志於功名者有志於富貴
者雖繫人品之高下亦由世道之隆污志於道
德者無以尚之志於功名者已落第二義志於

富貴者風斯下矣近世人家生子見其岐嶷父母親戚便以富貴期望之及稍長授書里塾其資質稍異遂令學科舉文字以為他日富貴之階梯其子弟亦自謂富貴可唾手取更不知向上一步後至登巍科陟顯仕良田廣廈錦衣玉食榮祖考而蔭子孫海內之士翹首企足而望之以為一代豪傑之士後之有志者咸以是為願焉世道如此可慨也夫

初魏國公徐達與常遇春同伐元元主知曆數在我太祖遂北歸沙漠盡讓華夏之地常遇

春矜功好殺欲邀其歸路而殺元主魏國曰不可彼不戰而去還我中夏是順天也我邀而殺之寧非逆天乎及還常遇春先歸見太祖曰我欲殺元主徐達受其賄縱之太祖由是疑魏國候其歸收之魏國素寬仁長者左右之人皆向之魏國至將入金川門有一內侍馳馬來附耳與語魏國遂還坐舟中陳兵甚嚴太祖待之不至命衆公卿迎於江上魏國堅卧舟中不起太祖親往迎之猶不起太祖不得已入其舟中魏國始伏地慟哭指天為誓以自明

太祖亦泣下慰勞再四自是君臣相遇如初此事聞之呂秉之太常太常聞之徐錦衣德裕云蓋開平別毅強勇好武嗜殺而中山純誠厚德忠志無疵其性質本殊故舉動自別今魏國封爵與國同休而鄂失其傳興滅繼絕不能不有待也

錢塘馬洪號鶴窓博學工詞章清修苦節教授生徒以給其家錢塘湖山之勝以飛來峰為最洪所居去飛來峰不十里以貧累不能數往十五年間僅兩到耳因題詩曰飛來峰在脚跟頭

十五年間兩度遊說與山靈應笑我先生忙到絕時休予讀之既悲其窮復賞其達

九沙山人萬表曰餘集者集灼艾先續二集之所餘也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寧嫌於繁邪 嘉靖丙申歲三月相識

灼艾餘集下

五十五

灼艾餘集下



